

712.84
4013
太平洋問題叢刊（第一輯）

第二

戰

雲

與太平洋

太平洋問題研究會主編

教員
專用

第二戰場與太平洋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初版

主 編 者

太平洋問題研究會

執 筆 者

簡柏邨 張廷鐸

發 行 者

姜季辛 盧冠羣

印 刷 所

南方印書館

經 售 處

五十年代出版社

每冊定價：熟紙三十二元
生紙二十二元

重慶都郵路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重慶會家巷三十二號附一號

第二戰場與太平洋

寫在前面

霹靂一聲，真正的第二戰場開闢了！這不僅直接的宣佈了希特勒的末日，也間接宣佈了東條的末日。

在一本小冊子裏，我們收進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波瀾壯闊的第二戰場，着重在從第二戰場來看太平洋的新形勢，第二篇動搖掙扎中的日本，却從剖析日本來看第二戰場所給他的打擊。第三篇，第二戰場與「南洋共榮圈」，在分析日本「南洋之夢」的破滅，第四篇第二戰場與中國戰場專論日寇在中國戰場的動向。執筆的雖不是一人，却還保持着相當的系統，如果想明瞭第二戰場開闢後太平洋的新形勢，這小冊子或許還可以對讀者有點供獻。

編者 三、四、五、

目次

寫在前面

- 一、波瀾壯闊的第二戰場……………簡柏邨（一）
- 二、第二戰場與日本的掙扎……………張廷鐸（一二）
- 三、第二戰場與「南洋共榮圈」……………姜季辛（三一）
- 四、第二戰場與中國戰場……………盧冠羣（四一）

波瀾壯闊的第二戰場

簡柏邨

(一) 納粹政治陰謀的宣判

六月六日侵晨，英倫海峽氣候依然和往常一樣并非良好；但強大盟軍的跨海騰空，在法北加萊迄諾曼第沿岸的登陸壯舉，却順利渡過了預期中的危難，迅速獲得了輝煌而堅實的成功。全世界（除開德日及其附庸以外）都以莊嚴肅穆，緊張鼓舞的心情迎接着這一佳音的到來。醞釀兩年多的第二戰場，今天終於現實的開闢了。

第二戰場的提出，是在一九四一年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節，史達林委員長當時在他的演詞中說：「蘇方現在希望西歐方面之第二戰場能早日開闢，庶能牽制敵人兵力，減輕蘇軍任務。」而英美兩盟邦之正式提到第二戰場，也遠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季，當莫洛托夫訪問英美後，華府和倫敦曾同時宣布：「英美蘇對於今年（一九四二）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及加速運輸供應品赴蘇兩項工作，已獲完全諒解。一但所謂第二戰場的內涵，史達林委員長的界說，認為第二戰場的地域是僅指歐洲的，尤其是法國的西岸而言，且須牽制德國東線兵力至少六十個師團。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也曾側面表示，北非

的這軍是第三戰場，而非第二戰場。從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到今天，時間已過走了三十一個月。這其間，蘇聯繼續不斷在要求期待，盟邦朝野繼續不斷在呼籲敦促。而第二戰場一詞更不僅一直尖銳的刺激着德國國防軍將領們的戰略神經；實際上也是兩年來國際底流激蕩中的一大焦點。

一九四二年的十月末，當德將波克將軍的刃鋒刺在史達林格勒工廠區的牆壁上，拼盡了他最後一點氣力，終未能達成希特勒「短期攻下史城」的使命時，希特勒曾公開聲言：「東線軍事已告一段落，目前吾人僅坐待敵人於矛盾衝突中，自趨滅亡」。但盟軍進軍北非之後，緊接着便是蘇軍史城大殲滅戰的完成，德東線崩潰的開始。雄辯的事實立刻諷刺着希特勒的大言不慚，戈培爾爲了替領袖解嘲於是便開始在紙上創造他神話的「歐洲堡壘」，然而東線的崩潰終於是一瀉千里，不可收拾，義大利的盟軍已逕向這神話的堡壘扣關，同時更因爲戈培爾的堡壘遺忘了如「天蓋」，又無法逃避一九四二年以來盟方鋼雨的浸淋。軍事上自然不能不告「一段落」了。只可惜這「一段落」，根本是和希特勒腦中的「段落」大異其趣的，兩年餘以來的世界戰局，便也因以轉入了一個政治戰和神經戰的新階段。

蘇聯的鋼城（卽史城之意）自然并未能徹底壓碎納粹的整個戰爭機構；却至少完成了兩大不可磨滅的任務：（一）把戰爭初期納粹賴以橫行歐陸的「閃電戰」送進了坟墓

。(二)結束了德奧大戰中國戰路攻勢的資金時代，并把它推向下坡。這一慘痛的教訓，使納粹開始意識到它在未來守勢作戰中勝利前途的渺茫，使希特勒不能不開始考慮除開軍事勝利以外的結束戰爭途徑。納粹的軍事機構，儘管依然強壯而有力；但由於兩年來攻勢形勢的急劇轉移，這一龐大的納粹兵力，實在早已被剝上了政治攻勢資本的特徵。

爲了實現以政治手段結束戰爭的企圖，兩年來納粹所施的政治攻勢，經常在沿着兩個方向進發：第一是離間。乘着東線的潰敗，戈培爾大戰警告着英美：「德國是爲防止布爾塞維克的西侵而戰，他們的野心根本是要赤化全歐，乃至整個世界。看吧，紅軍是不會在其國境線上停止前進的，」同時，趁着第二戰場的遲遲未開，又大肆煽動着賄誘惡蘇聯說：「英美的財團政治家們，根本是在等待着漁人之利，我們不能作傻子，德蘇停戰，事實上就是此次戰爭的終結，所謂第二戰場那全是空話。」第二是恐嚇，納粹的智囊一向認定盟方戰略的缺點，是在於不惜物力的犧牲，而痛忌人力的傷損的。因之，戈培爾的宣傳機構，及其指揮下的大量第五縱隊，一面加緊製造所謂「大西洋長城」，和「歐洲堡壘」的奇蹟，以穩定人心，一面大呼「孤注一擲」以表示歐陸戰役之嚴重。年餘以來國際間之暗潮起伏，原因自不單純，而納粹此一政治攻勢之巧妙運用，確亦甚著影響。莫斯科，德黑蘭，以及開羅之會談，對局勢雖具澄清作用，然而終以問題中心

第二戰場與太平洋

四

的第二戰場之不存在，總不能盡掃久已迷漫人心的層層暗雲。但六月六日盟軍的行動終於對此一混亂局面明白宣判了，它送達納粹的判詞很簡單，即「澈底失敗」。誠如正在來華途中的華萊士先生所說，這是盟國團結的證明。盟國的團結；但是軸心覆敗的象徵。華萊士先生之發表此項感想，較事情的發生雖稍遲兩日，這當然不是有意羈延，事實上恐怕還有更重大的事件正佔據着他那最寶貴的時間。

(二) 北太平洋氣候低沉

第二戰場開闢的另一意義，自然是歐陸大決戰的序幕揭開，羅斯福總統所謂由東南西三面圍攻納粹的態勢之形成。這一壯闊的波瀾雖發自大西洋，而其偉烈的浪頭却更沉重的打擊着太平洋，尤其是北太平洋沿岸的海灘。

希特勒在這次大戰中的基本戰略，本來仍不出俾斯麥和史蒂芬的窠臼，即所謂穩定東面，攻擊西南，西方既克，再行東進，但希特勒畫虎未成，却給這日耳曼式的傳統戰略，加上了一條狗的尾巴，那便是東進慘敗，西面告緊，海空兩失，南線受逼。內線作戰，原是德國的拿手好戲，但它的演出，却自來是以避免兩面作戰為前提，目前盟軍三面圍攻態勢已成，在天空的廣泛干擾之下，德國所賴以自豪的內陸交通優勢，又難免大為削弱，加以德軍面三軸心集團中，義大利一足，早經折斷；而日寇一足，也正和納

粹自身一樣，不特已被三面環圍，且正深陷於亞洲大陸泥淖。那末，希特勒總部的將軍們，究竟會怎樣設計，來挽救這行將到來的厄運呢？當然，紮住東面和南面，拖長天空，挺住西面，這些戰略原則，都可能被採用的，所以，東面的戰線縮短了，巴爾幹的防禦增強了，西歐戰場早經完成了必要的佈置，新的工業重心，搬到西里西亞了。然而穿校轟炸的開始已暗示了事情絕難盡如人願，至於如何紮住東面的問題，連日東京柏林間雙方使節儘管接觸頻繁，未來事實恐仍會證明那是一籌莫展。挺硬打，究能打到幾時？不特局外人想不通，就是希特勒自己又何嘗真的想通過？

本來自英蘇，美英兩協定簽訂後，西歐第二戰場和太平洋的第二場，一時曾相提并論，雖則所謂太平洋的第二戰場，并無任何明確的界說，這對於東條的戰略神經，却也發生過同樣尖銳的刺激作用。一九四二年夏倭方之不惜「玉碎」以侵攻阿留申，便是有力的說明。而魁北克會談後，邱吉爾首相之聲言「蘇聯遠東基地之供盟方使用，已屬公開秘密」一語，尤可使人領悟其弦外的餘音。今天西歐的第二戰場既然現實的開闢了，關懷大局人士，自然不免要問：「那末，太平洋的第二戰場呢？」

蘇倭中立協定的存在是事實，蘇倭漁釣最近的延長，使東條敢於大胆抽兵南調也是事實。但倭方的冒險家固然仍不能忘情於那「封存石油寶藏」，那「半徑數公里的鮭魚羣」，（見一九四二年八月倭「大洋」「國王」等誌）以及那足以截斷美蘇聯系納北

第二戰場與太平洋

六

洋戰略形值；就是蘇聯又何嘗會忘記三十年前一進兵西伯利亞的血的故事呢？況且，西歐第二戰場既經實現，蘇聯在軍事外交上的地位已劇轉機動，姑無論她對所謂太平洋第二戰場問題會否負有若何約束與義務，即以其現實利益衡之，西疆形式既已攻守咸宜，東疆的清算，更綽有餘裕，初無再事虛與委蛇之必要。

北太平洋本來是低氣壓的，這氣壓，今天更是更轉低沉了，北太平洋也是這次戰爭中，盟國與軸心集團間一段有名的濃霧帶，但經這次新由大西洋湧來的巨浪之衝擊，這濃霧也正在被層層突破，預兆着明朗晴空의到來。

(三) 東條心底的「陣痛」

第二戰場的巨槓，敲在希特勒的頭上，也敲在東條的心底。今春倭國之不惜對蘇屈膝，取得北方緊張情勢之暫時鬆緩，以期藉此抽兵南下，在我國戰場勉圖掙扎，以增強其在亞洲大陸之地位，為將來海上之覆沒預備後事，一以破壞我與盟軍相配合的攻勢準備，妄圖消滅我大部戰軍主力，以爭取未來戰略優勢，因之，自三月以來即調兵遣將，加緊佈署，迄四月十七日首先在中原戰場蠢動，上月內更先後在湘鄂戰場發動進攻。以敵寇此大使用兵力之大，及蠢動範圍之廣，其所抱期望之殷且切，於以不難臆見。東條向來是只打如意算盤的，可是這回如意算盤的實現，根本上，就離不開他已所饒

定的兩項必要前提：第一，今年仍然沒有第二戰場，就有，也不該是現在，而應在雙方行動結束之後，或進入結束階段之時。第二，英美盟軍均集中注意於西方，根本不能兼顧太平洋，而我國軍隊也必須是毫無準備的。否則便不只沒有實現企圖的充裕時間，同時也挪不出這必需的力量。但今天的事實却爽朗的給了東條幾個大耳光。湖北的蠢動急不得逞，中原戰局仍纏鬥不休，而瀋緬戰事更敗局已成，加以第二戰場這巨極的猛擊，東條心底陣痛之餘，不得不大呼「時間太晚了！」的確，時間從來就是和東條作對的，它從來就不曾讓東條感到過一回是「很早」。

新的情勢，不能不引起新的考慮，東京的德使史塔瑪許會極力向重光保證，他的領袖仍然掌握着充分的威力，足以根本摧滅大陸的盟軍，一旦敦刻爾克的故事重演，其意義即軸心最後勝利的降臨，但只要倭方能幫忙紮住東線。然而東條如何幫忙？時間晚了，呵，一切總是時間。兩年以前莫斯科危急時沒有幫忙，一年以前史城吃緊時沒有幫忙，現在從何處幫起呢？所以目前在東條腦中打着急旋風的，也許根本不是史塔瑪許提出的問題，相反的却是：（一）大西洋的巨浪衝到北太平洋後，會發生何種結果？（二）西歐戰局發展如何？老希是否能替它拖延一段足以完成計劃的時間？（三）太平洋其他方面還有什麼相應的風浪襲來？而歸納的一件大事，便是已在中國戰場發動的行動如何收場？硬打下去，計劃能否完成是一問題，就能完成若干，意義是否變質也是問題？不打怎樣

這裏東條到似乎玩了一點小聰明，這同蠢動之初，一直便沒有作過信口開河的誇大宣傳，因為這才方便隨時宣稱達成任務的。總之，「時間晚了」這一觀念正整個侵蝕着東條的腦筋。所以，已從東北南調的軍隊，不得不迅速從倭國內移調增防，漫長的海洋防線更不能不有所整備，而在中國戰場上，剩下的似乎又是「面子」問題了。然而我們中原，湘粵，以及鄂西的健兒，偏巧又沒給東條「面子」。打下去，牠們會纏鬥，苦鬥，按照計劃，克盡他們應盡的任務。不打下去，牠們也會乘機配合盟軍，展開明天的更大規模的反攻。新的情勢苦惱着東條，苦惱着倭國一月一度的元老重臣會議。義大利的巴多格里奧政府投降後，去年十一月的日本外交評論雜誌就大聲聲出了「顧此前車之鑑，特宜警戒敵方之此種謀略」，意思無非是在對日本式的巴多格里奧開刀，其實它還不知道，盟方是根本不需要日本式的巴多格里奧的，而日本國內却也并不乏真正瞭解日本人民利益的人。羅斯福總統認為：「希特勒的失敗，將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時日，較預料為早，」這也許不單純是一種估計，而是具備了充分客觀條件的必然歸趨。

（四）大戰的展開及其影響

東京的廣播，曾煞費苦心，儘量在紙上替它的西歐夥伴捧場，硬咬住牙根說西歐戰場的最後勝利必屬德軍。爲什末？據說第一是德軍精強，能拚命。第二是歐陸之戰，即

不管德國本土之戰，故德方必更加拼命。同時也說德國對盟軍登陸的最初階段，是採取「靜觀」政策的。其實就自私的日本性格說來，這種捧場與其說是爲德國，勿寧說是爲自己安定國內人心，東條根本忘記了盟方估計中的德軍，本來就比它所誇大的還要精強，同時也故意忽視了兩年多來，盟方周密而龐大的驚人準備。

至於希特勒的「靜觀」，也絲毫不足稱道。在三度空閒的戰鬥裏，尤其在天空已經高度使用，機動已成爲戰鬥中最大特徵的今日，不「靜觀」而冒險，便等於自取滅亡。諾曼第半島的爭奪戰，不過是未來大戰的序幕。誠如蘇聯軍事評論家托爾契洛夫所說：目前艾森豪威爾將軍才僅用他龐大軍力中的極小部份投向戰場，在二千英里的漫長戰綫上，盟軍主力沒真正出現之前，希特勒不「靜觀」又有何法。在納粹的西歐防禦計劃中，原來駐在瑟堡的兩個傘兵師團，準備是在盟軍跨海時，立刻在英國本土降陸，從事于擾破壞的，沿岸儲備已久，且具有強大火力的快艇和潛艇，是準備用來有效截斷海上運輸的，再配上海灘的堡壘和大量空軍。就隆美爾將軍想來，如此防禦應該是萬無一失了，其實這也正是所謂「大西洋長城」的真面目。但盟軍這次的以大規模空中降陸，代替了海上登陸，不特大大破壞了德軍的預定計劃，同時也拘納粹洩露了若干攻歐戰術的新內容。

橋頭堡之戰，盟軍已立穩腳跟，蒙哥馬利將軍更已剴切的宣稱「盟軍已獲勝」。這

便預示着次一行動快要到來。羅馬的潰敗還沒有到止境，蘇軍北綫的新攻勢現正順利展開，目前的納粹，不只在軍事上須伸長鼻子，探索着西方盟軍主力指向何處，準備着接受從東面，從南面，甚至從北面飛來的極擊；同時在政治上還須銳利注視着中立國的動定，拚命鎮壓着歐洲地下久已潛滋暗長的火種。瑞典在搖擺中，西班牙在戰抖着，土耳其更緊握着自身利害的天秤屏息的注意着時機。法蘭西的地下已經在怒吼，巴爾幹也正遍地生着煙，政治攻勢的運用，現在已不屬於希特勒，而為盟方所專利了，納粹的將軍們只好「靜觀」着，硬着頭皮打下去。時間慣會和東條為難，同樣也慣會和納粹為難的，法國之戰，本質上不同於義大利之戰，大會戰的發生必不在久。

(五) 結論

第二次的法國戰役，也許結束在巴黎的陷落，也可能結束在德法的環境，這一重大的決定權，大半已在盟軍掌中，這裏我們也用不着打賭，硬說盟方的次一目標在何處，因為這必須讓我們前方的盟軍去親自通知希特勒。但可以說的，是防禦問題現在已緊抓着希特勒總部的神經中樞。那些將軍們的講，也許還有的在重溫敦刻爾克的甜夢；然而法國戰役一旦在相反的情況下結束却怎樣呢？希特勒的拚命到底自無問題。可是所有國防軍系統的將軍們是不是願意？幾千萬「優秀」的日耳曼人是不是都願意？甚至連納粹

二、第二戰場與日本的掙扎

張廷鈞

(一)「昭和國難」

第二戰場的開闢，給德國敲出了喪鐘，這鐘聲，也繚繞在東京的上空，所以在盟軍登陸的第二天，朝日新聞慌忙打電話問柏林分社記者：「蘇聯動向如何？」八日東京廣播電台，就以沉重的語氣向國民報告，「此次作戰，可謂係過去四年零九個月歐洲戰爭的總決算，同時亦可謂係左右今後歐洲命運的作戰新階段」。其實這不但將左右今後德國的命運，也將左右今後日本的命運。縱然是東條，也不會相信，在德國崩潰以後，日本還能夠單獨對抗盟軍吧！所以六月九日，日本情報局發言人岡崎勝男不得不公開承認，「德國在歐洲之命運與日本在東亞之命運相同，日人咸知諾曼第之戰，將決定日本在太平洋上之命運，今日之戰，廣及全球，不論其發生於新幾內亞，緬甸，意大利或法國，其為同一戰爭則一。」焦灼憂慮的心情，連日本發言人也無法以詞令來掩飾了。

日本是一個誇大而缺乏韌性的民族，容易興發，也容易失望，號稱「和製希特勒」的中野正剛，當我南京失陷的時候，在柏林大言不慚的告訴希特勒：「戰爭已經完了，剩下的只是收拾局面的問題」那知「完了」的不是戰爭，而是中野自己！他終於因失

望而自殺，這正象徵着日本整個的前途。

在太平洋大戰爆發以後，因為初期的伴勝，一般日本人沉醉在勝利的美夢裏，也以爲「戰爭已經完了。」誰知在興高采烈，高呼着「帝國絕無空襲之虞」的時候，杜立特將軍却在東京拋下了炸彈。當誇着「皇軍無敵」「美太平洋船隊全滅」的時候，所羅門却大吃敗仗。接着「爪達康乃爾撤守」，山本五十六陣亡，阿圖島「玉碎」，日本國民由沉醉而清醒，由清醒而失望，由失望而悲觀，所以德富蘇峯慨然的說！「公平冷靜的觀察，雖然是一小部分，但不可否認德國民中的確存在着樂觀論者與悲觀論者。樂觀論者，陶醉於緒戰的赫赫戰果，以英美爲易與，對戰局作盲目的樂觀，悲觀論者，因為戰局進行的頗爲失利，在意識上誇大痛苦，大感前途之不安。這都是對現實認識錯誤，給敵方謀略戰以極好的間隙。」內閣參事官迫水久常更責難政府，認爲這由於宣傳政策的錯誤。他說：「因緒戰戰果太光輝偉大，所以陷國民於戰事已經結束了一半的錯覺，這真是可怕的事。而政府對情報的態度，實應負相當的責任」。

其實日本政府根本自己也沒有預料到反攻會這樣快到來，更沒有想到「無敵皇軍」原來不值一擊。「悲觀」的豈僅是一部分的人民，就連最誇誕的日本陸海軍人，也不再樂觀，而露出了一悲觀論者」同樣的調子。例如日本大本營報道部的秋山中佐，當說明爪達康乃爾潰退原因時，就哭喪着臉，大訴其苦說：「在六個月中，常常繼續幾天，一